

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的東北亞情勢

朱少先

一 一九七八年東北亞情勢的回顧

去（一九七八）年這一年，是東北亞情勢相當混亂的一年，尤其對自由世界言，也是變化甚大而且極為動盪的一年。

在自由陣營國家方面，過去認為可以造成東北亞危機的若干情勢，竟在這一年中陸續出現。這些情勢的發生，雖為一般觀察家所預期，但如此迅速轉變，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筆者在去（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第四期「東北亞情勢的檢討與展望」文中指出造成東北亞情勢緊張的三大原因，第一是「美國撤退駐韓地面部隊」，其次是「日本與中共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和第三是「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除了撤退駐韓美軍因國際情勢的轉變，已緩和了撤退的速度之外，其餘「日本與中共締約」及「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兩件大事，竟不幸成爲事實。

日本與中共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雙方拖延了四年無法解決，竟於去年八月十二日在自民黨內以反共著稱的福田首相任內完成。就理論上言，日本與中共已於一九七二年建立外交關係，並先後簽訂了「貿易協定」（一九七四年一月）、「航空協定」（同年四月）、「海運協定」（同年十一月）及「漁業協定」（一九七五年八月）等四項協定，雙方爲了鞏固和發展「和平」、「友好」關係，再締結一項「和平友好條約」，原不該有特殊困難。但因中共企圖在條約中明列「反霸條款」。中共所謂「反霸」是「反蘇美兩霸，唯現階段反霸的主要對象是蘇聯」。所以日本一經順從中共意願，將「反霸條款」列入條約本文之內，等於加入了中共所主導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成爲「共同反蘇」的一員。從長遠觀點看，也包括了「共同反美」在內。大家都知道，中共當前的外交政策是依據「團結亞非拉開發中國家的第三世界，聯合包括已開發的日本、西歐等第二世界，反對美蘇兩霸的第一世界」的「三個世界論」來推進。而且在現階段，中共還要利用次要敵人「美國帝國主義」，來打倒主要敵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反霸條款」是可以活用的。中共與日本建交六年餘，日本遲遲不敢輕易簽訂此項條約的關鍵，就是爲了不願受中共束縛，將「反霸條款」列入條約本文。經過長期的談判和中共運用日本國內外壓力，強迫日本就範。到一九七七年末

期，福田政府雖然同意將「反霸條款」列入條約本文，但堅持要加列「非針對第三國」的「第三國條款」^①。爲此，締約談判已一度停頓。

到去年五月初，福田首相與園田直外相等應邀訪問美國，在華盛頓與卡特總統舉行「高層會談」時，曾論及日本與中共締約問題，據傳美方曾予鼓勵與支持。我們從園田自美返日時公開表示，日本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是「美國世界戰略的一環」，可知上述傳說不虛。接着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五月二十日訪問北平，並於歸途中又到日本停留。他與福田、園田晤談時，也曾從旁促使日本與中共締約，甚至在「締約」前兩天的八月十日美國國務院還破例發表歡迎日本與中共締約的正式聲明^②，說明了美國對日本與中共締約，有極大影響力。

福田內閣一面受美國鼓勵與支持，一面受了國內在野政黨、左翼團體及工商企業界的強大壓力^③，加以該年十二月一日又是自民黨總裁選舉。福田爲了競選連任，不得不向壓力低頭，對締約談判，才採取了積極態度。惟對「反霸並非針對第三國」一點，相當堅持。福田認爲只要堅持此項原則，中共就不會簽約。因此，雙方在去年七月廿一日開始談判時，福田會充滿信心。認爲只要堅持原則開始談判，已可對在野政黨、左翼團體、工商界及各方面均能有所交代。如果談判失敗，責任在中共，福田仍站在有利地位。不料中共以表面讓步方式，誘使園田外相於八月八日訪問北平，與鄧小平舉行「政治會談」，藉此打開締約僵局。在園田赴平之前，自民黨交付園田必須中共對一九五〇年「中（共）蘇相互友好條約」中有關「敵視日本條款」及「釣魚臺列嶼歸屬問題」有明確承諾後，始可進行締約。當園田與鄧會談時，對前者鄧小平僅以「該約已名存實亡」及「到時將廢止」等空洞語句來掩飾過去^④。對後者鄧小平用「保證不再發生類似本（一九七八）年四月大批漁船侵入領海事件」來「滿足」園田的要

註① 請參閱本刊第十七卷第八期（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五頁拙著「日本與中共締約問題的探討」一文。

註② 美國國務院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所發表的正式聲明如下：（一）美國歡迎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二）美國認爲亞洲兩大國間的良好關係，有助促進同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三）所謂「霸權條款」，美國在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中亦列有同樣條款。美國支持此項原則極爲明顯。（四）關於條約任何特定之解釋，應由兩國政府自行處理。（以上譯自八月十三日「朝日新聞」）

註③ 日本與中共間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已簽訂了一項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貿易總額二百億美元的「八年貿易協定」，並且鄧小平以「四個現代化」需要日本大量資材爲釣餌，一再強調擴大對日貿易，至少要照當時增加兩三倍，爲了順利完成擴大貿易，希望早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一面不斷邀請工商界人士，訪問大陸，透過此等人士，向福田施加壓力。

註④ 「中（共）蘇相互友好援助條約」係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二日簽訂，有效期三十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日終止。依照規定，如果締約國一方，不在條約屆滿前一年通知對方廢止，該約再自動延長五年。因爲該約前言及第一條，均明白指出日本爲其假想敵；日本認爲若不廢止該約，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是一種矛盾，故要求澄清。鄧小平對此雖表示已「名存實亡」、「到期廢止」，但僅是一句口頭承諾，並無任何保證。

求^⑤。

在「和平友好條約」最關重要的「反霸並非針對特定的第三國」，鄧小平又玩了一套手法，將日方所提條約第三條「此約絕非針對某一第三國而發。兩簽字國不可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作同樣嘗試」^⑥，分割為兩條，將「反霸條款」列入第二條，即：「締約國宣佈，雙方均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或任何其他地區尋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它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此種霸權之企圖」。「第三國條款」列為第四條，即：「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國的任何一方在與第三國間關係中之地位」^⑦。園田在急功好名情況下，竟於八月十二日草簽「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事後「中共」報刊大肆渲染，指此為中共外交上一大勝利，並謂在條約上明列「反霸條款」是一項「世界創舉」，意味着日本已加入了「共同反蘇」集團之內。對「第三國條款」根本一字未提。園田返日後亦自吹自擂，認為已圓滿達成任務。但事實上，蘇聯視此項條約為「反蘇同盟」，猛烈予以攻擊。雖然蘇聯沒有採取立刻的報復手段，但在去年秋末蘇軍在日本北海道對面擇捉島的增加駐軍與建築軍港及大規模的軍事登陸演習，即是一種對日本的軍事示威；在日蘇漁業談判上也處處刁難，已形成兩國關係的惡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十一月三日蘇聯與越南簽訂了一項包括軍事條款在內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該項條約，顯然也是蘇聯對「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還以顏色。所以日本與中共締約，不僅未如美國所料給本區域帶來「和平與安全」，相反的增加日本與蘇聯間關係的惡化，造成本區域緊張情勢。

關於撤退駐韓美軍問題，去年原定第一批撤退六千人的計劃，因為美國國會未通過對韓軍事援助法案。卡特總統於四月二十一日發聲明，除了第二師團中一個大隊約八百人及非戰鬥員二千六百人在一九七八年底前仍按原計劃撤離外，其餘兩個大隊戰鬥員，在一九七九年底前仍留駐韓境。這表示美國在撤軍計劃上作了大幅度修正，不過撤軍的基本方針，並未改變。北韓仍在繼續擴張軍力，只要時機成熟，隨時都有南侵可能，從去年十月二十七日韓國政府發現北韓在停戰線所挖掘的第三個秘密隧道^⑧，

註⑤ 釣魚臺列嶼介乎臺灣與日本之間的島嶼，原屬我國領土，一九七〇年二月，我政府曾宣佈劃歸宜蘭縣；當時日本並未提出抗議。但該年七月我政府批准美國高

富石油公司在臺灣東北海域包括釣魚臺列嶼在內的海底礁層石油探測權後，引起日本眼紅，同年十月向我提出照會，願就開發海底礁層石油問題，進行友好商討。該年十一月「中日、中韓合作策進會」在漢城舉行聯席會議時，決定成立「海洋開發研究聯合委員會」，共同研究由民間開發計劃。中共聞悉此間消息後，自十二月四日起透過各種方式，猛烈攻擊佐藤政府與臺灣勾結，陰謀奪取中共所領有的海底礁層石油開發權；並指我政府喪權辱國，藉此在海外發動「保釣運動」，困擾我政府。後因中日斷交，此項計劃亦未繼續進行。但會幾何時，鄧小平為欲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竟含混放棄了釣魚臺列嶼領土主權。

註⑥ 見同註①。

註⑦ 「中（共）日和平友好條約」全文共五條，詳見本刊第十七卷第十二期（一九七八年九月十日出版）拙著「日本與中共續約的得失與影響」一文。

註⑧ 北韓準備南侵用秘密隧道，均在停戰線非武裝區地下。過去已先後發現兩處，第一次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現；第二次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此次所發現的為第三次。

即足以證明其南侵企圖，絲毫未變。

另一方面，去年華國鋒、鄧小平先後於五月和九月訪問了平壤，除了表面上聲言支持「和平自主統一」外，實際上依然贊同北韓「反對美軍駐韓」、「取銷駐韓聯軍司令部」等一貫主張；中共還以半價優待供北韓原油，並協助北韓各項建設計劃來爭取北韓。蘇聯對北韓亦仍有各種經濟及軍事援助。所以去年十一月朴正熙總統接見法國記者訪問團時，曾表示：「如果中共與蘇聯不壓制北韓的好戰性格，朝鮮半島和平，甚難出現。」

在大韓民國方面，由於日本與中共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及美國與中共積極推進關係正常化、美軍的撤退及北韓與中共的勾搭等因素，使韓國與蘇聯間開始有了接觸。去年九月三日在莫斯科舉行「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時，韓國保健社會部長申鉉禧竟親自率團與會，並且還受到了蘇俄當局的熱烈歡迎。繼之，韓國記者、排球代表隊、學者等亦先後訪問蘇聯；雙方交流漸趨活躍。去年一年間雙方貿易，透過東京及西德市場，約有一億五千萬美元。這是為各國所注目的。

上述中共與北韓關係的加強及韓國與蘇聯的接近，使原有「美國、日本、韓國集團」與「蘇聯、中共、北韓集團」的對立局面，發生了極大變化，使整個朝鮮半島的情勢也呈現着動盪不安。

至於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雖然風風雨雨，傳聞極多，但因為卡特總統以下美國領袖一再表示政府對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既無預定時間表，亦未決定任何模式。即使在去年五月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之後，亦無建交跡象。故大家認為美國與中共關係還是一個拖的局面。但不料到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竟突然宣佈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與之建交，並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卡特此項宣佈不僅對中華民國是重大震撼，對整個東北亞未來局勢，也必產生無法估計的惡影響。

一 美國與中共建交的背景

一九六八年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揭開了「以談判代替對抗」政策，當時尼克森所期待的談判主要對象，無疑是中共政權；美國逐漸放寬美國人民到中國大陸旅行及逐漸消除其與中共的貿易障礙，即是證明。尼克森認為與中共接觸有助於美軍自中南半島作光榮撤退，並藉此脫出「亞洲泥沼」。一九六九年七月尼克森在關島所發表的「亞洲新政策」^①即是美國降低在亞洲的軍事角色的例證。其時中共與蘇聯關係已經惡化，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侵入捷克事件發生後，中共認為蘇聯比美國更是一個危險敵人。直到一九六九年蘇聯大軍壓境，在新疆邊境發生大規模衝突及珍寶島事件之後，中共就試圖與許多國家改善關係，

註① 尼克森關島談話，被稱為「尼克森主義」，亦即「亞洲新政策」，其主要內容包括下列三點：(一)美國信守對亞洲國家條約上義務；(二)各國如受到核子威脅，美國將以核子傘保護；(三)除經濟援助外，其他侵略，美國不再派地面部隊介入。

特別要利用美國來抗衡蘇聯。在此種國際情勢下，季辛吉的秘密外交，促成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與周恩來會談，並發表了「上海公報」。但當時尼克森所以無法達成建交的原因，係由於中共堅持美國必須接受：「(一)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二)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三)「撤退駐臺美軍」三項條件所致。事實上，尼克森於赴中國大陸之前，曾在其一九七〇年「外交咨文」(U.S. Foreign Policy for 1970's)中說：「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會談，不會犧牲友人……我們同中華民國將維持我們的友好，我們的外交關係，以及我們的防衛承諾……」。季辛吉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記者會上及在「上海公報」發表後，亦曾重申此意。

一九七四年秋，福特繼尼克森出任美國總統後，雖曾重申「上海公報」原則，謀求與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但翌(一九七五年)年十二月一日福特訪問中國大陸時並未發表會談公報，顯示並無任何具體協議。對所謂「臺灣問題」，福特於四日晚在北平告別宴中僅表示：「在談判中，我曾重申美國有意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正常化的願望」。七日在回程途中於檀香山停留，並在夏威夷大學發表「新太平洋主義」的演說時^⑩，也僅在第三項中說：「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正成為國際政治景象的一種長久特徵，對兩國人民和這個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有利益」。

上述福特這些抽象模糊的字句，除了說明福特仍繼續尼克森對中共的政策原則外，其北平之行，依然並未獲得任何具體達成「關係正常化」的協議。關鍵所在，仍是中共所堅持的關係正常化「三條件」。

卡特在總統競選期間及當選執政之後，一再向美國人民保證：「外交政策的決定，將經由公開辯論和國會磋商之途徑，予以達成」。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雖然是卡特政府既定的外交政策目標，但卡特總統及范錫國務卿以下負責官員，也一直表示「無一定時間表與方式」。不料卡特總統此次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採取如此罔顧道義，違背諾言的行動，其背景如何？有加以探討的必要。

就美國方面而言，卡特竟不考慮尼克森、福特兩位總統任內不接受中共所提「斷交、廢約、撤軍」三個條件的因素，而僅以中共無力用兵進攻臺灣的憶測之詞以及中共已默認美國所提「臺灣問題」將由中國人民自行和平解決與對臺灣繼續供應防禦性武器^⑪所謂「新太平洋主義」(A New Pacific Doctrine)^⑫共有六項基本原則，其主要內容如下：(一)美國不孤立。這個地區的安全，有賴於美國的維持。對亞洲友邦和盟國，保持其主權和獨立，仍然是美國政策的最高目標。(二)美國與日本的夥伴關係，是美國的戰略支柱。美國所致力從事的事務，無過於美日關係；美國努力於遠東文化和人民的聯繫，其歷來成就的事實，也莫過於美日關係。(三)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正成為國際政治景象的一種長久特徵，對兩國人民和這個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有利益。(四)繼續與東南亞的利害關係。對印尼、菲律賓、新、馬五國分擔政治與經濟的關切。對西南太平洋的澳洲和紐西蘭，也是如此。這些友邦要美國對此地區的事務，保持積極的關切，美國決定如此的做。(五)對韓國問題，美國支持南韓，但準備考慮建設性的途徑。對中南半島的共黨，如果它們對各鄰邦的關係，表現自制；對國際問題，採取建設性途徑，美國則決定只看將來，不究既往。(六)要與亞洲造成一種經濟合作的結構。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展開合作，我們的經濟是互相增長的。

器等爲藉口，向中共無條件投降，實在使人無法了解。

卡特這樣做雖然原因很多，但促成此次雙方閃電建交的因素，應從去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說起。當時蘇聯勢力在非洲、中東及南亞等地有急速的發展，例如在非洲之角的紛爭，三月中旬蘇聯、古巴軍事介入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之爭，獲得了壓倒性勝利；四月底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樹立了親蘇政權；五月薩爾叛軍再由安哥拉侵入夏巴省，幾使美國窮於應付；中東的南業門，也在去年六月也發生了親蘇政變。這一連串的事件，都使美國在這些區域屈居下風，也使美蘇關係趨於惡化。布里辛斯基在這些事件發生後訪問中國大陸，無疑有「聯匪制俄」的積極意義。事後證明，美國與中共建交談判，在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後，已積極展開。

同時在中南半島，越南與高棉衝突，中共與越南發生嚴重對立，蘇聯與越南乘機勾結。在日本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之後，蘇聯也和越南也締結了具有「同盟」性質的條約，構成蘇聯對中共南北夾擊之勢。加以中共爲推行「四個現代化」，急需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因此也甚盼與美國達成關係正常化，結成「美國、日本、中共聯合」，共同對抗蘇聯。

三二日「中」締約與美「中」建交後的蘇聯動態

去（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共與日本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使蘇聯在東北亞地區與中共的鬭爭中，趨於劣勢。莫斯科爲了對中共進行報復，乃於同年十一月與越南、衣索比亞先後締結了「同盟條約」，十二月又與阿富汗簽訂了同樣性質的條約。對中共形成了夾擊形勢。另一方面，蘇聯爲了擴大在遠東的影響力，更使出了最重要的手段：加強中蘇邊境的軍力和擴充太平洋艦隊。

根據日本外務省去年十月所提出的「中（共）蘇軍事對立的實況」分析報告指出，蘇聯自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發生以來，便積極加強兵力部署；現在蘇聯有四十三個師（又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出版的「The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蘇聯在中蘇邊境擁有四十四個師，其中有六個戰車師團）共四十萬人。一九七五——七六年又在貝加爾軍區及遠東軍區增加了兩個空中機動旅。蘇軍部署重點在貝加爾軍區及遠東軍區，共配置二十七個師，尤其是戰車師，大部分集中在貝加爾軍區。裝備方面，蘇軍以裝甲部隊爲主，機動力佔壓倒性優勢，且擁有蛙型地對地飛彈，戰力遠較中共爲高。海軍方面，蘇聯太平洋艦隊，擁有船艦七百七十艘，計一百二十五萬噸，佔蘇聯全海軍的三〇%，在蘇聯海軍四個艦隊中居第二位^①。惟據日本防衛廳海上戰力專家分析，蘇聯太平洋艦隊現有戰力爲巡洋艦十艘，其中五艘裝有「克雷達達」II型飛彈。驅逐艦八十艘，其中若干艘裝有「克雷巴克」型飛彈。潛水艦一百二十五艘，其中五十艘爲核子潛艇。其他戰艦三百艘及補助艦艇，總噸位爲一百三十三萬噸。此等專

註① 蘇聯海軍共分「北海」、「巴爾卻克」、「黑海」及「太平洋」等四個艦隊，以北海艦隊實力最強。

家們估計，在一九八一——八二年間，蘇聯核子潛艇將超過總潛水艦半數以上。一艘四萬噸的基輔級航空母艦亦將在一九八二年前加入太平洋艦隊。至於海軍飛機，專家估計約有三百五十架，到一九八二年更將擁有長距超音速轟炸機。因此，專家們判斷，兩年以後，蘇聯在遠東海軍軍力將超越美國第七艦隊^②。

在空軍方面，根據日本外務省資料，蘇聯在中蘇邊境正面，部署二千零四十架飛機，佔全蘇聯飛機總數的二四%。一九七〇年以來在數量上雖無大的變化，但自一九七五年以後，已配備新型飛機，如SU15型戰鬥轟炸機、MIG-25型防空戰鬥機及IL-20型偵察機等。

核子戰力方面，蘇聯在遠東方面配置戰略飛彈「ICBM」四百三十枚；「SLBM」二百六十五枚，而且經常作飛彈試射。

此外去年六月，在日本與中共開始談判「和平友好條約」前，蘇聯海軍曾在日本北方舉行示威性演習^③。當時防衛廳長官金丸信曾往北海道視察，在對陸上自衛隊第七師團訓話時說：「如果日本遭受侵略，我們必須要在海上阻止」。又據金丸長官在北海道所獲情報，蘇聯在庫頁島駐有新型戰鬥機五十四架、擇捉島駐有戰鬥機三十六架、國後島駐有戰鬥機、運輸機及直昇機約十八架。此等飛機，過去經常巡邏飛行，其接近日本領空次數，年約二百架次；海軍通過對馬海峽及宗谷海峽者，年在三百次以上。對日本已構成嚴重威脅。

日本與中共在八月十二日締約之後，蘇聯駐日大使館立刻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議，並警告日本，一切後果，由日本負責。莫斯科廣播，也指出日本此舉有助於中共軍事力量之加強，並指出此條約為「反霸同盟」，係對蘇聯不友好行爲。因此要求日本也與蘇聯簽訂「日蘇善鄰友好條約」，以爲補償。

美國與中共建交，對蘇聯衝擊更大。認爲這是美國、日本與中共聯合來對付蘇聯，故不斷發出攻擊。今年一月十六日蘇聯「消息報」正式對美匪關係正常化發表評論，指出「此一行動將使北平更容易獲得西方武器，增加其侵略行爲」。並提出警告說「這是對亞洲和平與安全的一項短視和有害的政策」。該報更強調「蘇聯對華盛頓、東京、北平三角關係有充分的國際地位和足夠的制衡力量」。「蘇維埃俄羅斯報」在同一主題的評論中，警告說：「任何西方國家將武器售予中共，都是一種冒險的政策；並對和解政策充滿了危險後果，而且將不可避免會傷及自身」。凡此均足證明蘇聯對美國與中共建交，極爲不滿與憤怒，尤其對中

註② 美國在遠東的第七艦隊擁有航空母艦二艘、原子潛艇六艘、巡洋艦五艘、驅逐艦十五艘，其他戰鬥艦及補助艦二十三艘，共五十一艘，總噸位爲五七·五萬噸，另海軍飛機三百七十五架。（一九七八年底日本海上幕僚監部資料）

註③ 根據「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號所載蘇聯海軍在該次演習範圍包括了日本主要海上交通線的臺灣、菲律賓海域，演習結束後又北上直趨擇捉島，與從伯力飛來的海軍陸戰隊四千五百人會合，展開對擇捉的登陸演習。

共獲得西方武器支援感到不安。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蘇聯除加速增強遠東地區的軍事力量外，對美國與中共亦可能採取各種報復手段。本月十八日卡特總統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也承認原定一月十五日與蘇聯布里茲涅夫舉行的「美蘇高層會議」的延期及第二階段限武談判的擱置，可能是受與中共建交的影響，顯示美蘇關係正陷於最低潮期。

自日本與中共締約及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在亞洲已形成了美「中」日對蘇越的新冷戰架構。這種新的變動，極有發生不測事件的可能。美國認為與中共建交有助於亞洲和平，但華國鋒却否定了卡特的看法，強調建交目的是針對「蘇聯與越南的霸權主義，與日本共同反霸有同樣功效」。無疑的，蘇聯對此勢必採取對抗行動，因此，今後東北亞局勢，不但無法緩和，反而危機四伏，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可能。

四 中共的陰謀

政治評論家李廉先生去(一九七八)年四月東京第六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中所提「華國鋒政權現行外交政策的架構及其實質」論文中，一開始就說：「華國鋒政權對外政策，基本上與毛澤東時代並無不同。它仍然以階級觀點分析當前世界形勢，注意各國階級的相互關係及其變化和發展；繼續堅持三個世界理論，掌握現今國際關係的四大矛盾，分別對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依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平共處五原則及支援民族解放運動三項綱領，為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進行既聯合又鬭爭，在鬭爭中聯合，在聯合中有鬭爭的『革命外交』」。

所謂「三個世界理論」是毛澤東所首創，一九七四年四月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大會中作了詳細說明。自此以後，中共便運用「三個世界理論」，作為「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工具。華國鋒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屆大會」及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屆人代」作政治報告時，均強調全世界人民反對蘇美兩霸，特別指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鬭爭空前高漲。並謂：「一個以第三世界為主力軍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正在開展」。

中共前外長喬冠華在一九七五年「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秘密講話中，承認：「……當然要先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先去對付共同敵人，也就是美蘇兩霸，但是在兩霸中又要區別開來，要不，逼人太甚，就會把兩霸逼在一塊，那就棘手。所以要分主次，這叫各個擊破」。兩年後「外長」黃華在其「世界情勢」報告中更清楚地說明了中共如何運用「三個世界理論」展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他說：「……必須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又利用第一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的裂痕，去分化他們、瓦解他們，不使兩個超級大國取得默契，相互勾結，從台底交易轉而聯在一起瓜分世界。爭取美國過來，集中力量先對付頭號敵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

從上面這些中共頭目們的講話以及華國鋒、鄧小平、鄧穎超、李先念、黃華等對北韓、菲律賓、泰國、越南、寮國、印尼、

新加坡、緬甸、高棉、馬來西亞、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巴基斯坦、錫蘭和非洲許多國家的分別訪問，可以看出中共企圖都是在團結第三世界原則下進行的。在聯合第二世界方面，中共去年一年中，派到西歐國家的代表團約有一百七十五個^④。除了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外，並積極謀求輸入科學技術與武器裝備，更重要的是販賣它的「反對霸權主義」。對於日本先是在去年二月締結了一項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貿易總額二百億美元的「八年貿易協定」；八月十二日又簽訂了包括「反霸條款」在內的「和平友好條約」。初步達成了聯合西歐、日本等第二世界目標。從今年一月一日與美國建交後，又把兩霸中的次要敵人美國納入了「國際反蘇統一戰線」之內。

美國與中共的「建交」以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終止，使原由美國與中、日、韓三國締結防衛條約所構成的東北亞安全體制遭到了破壞，使整個東北亞局勢，陷於動盪不安。中共基於其赤化亞洲乃至世界的基本政策，仍將繼續運用它「既聯合又鬥爭、在鬥爭中有聯合、在聯合中有鬥爭的革命外交」手法，利用矛盾、製造分裂，為害世界，而首先遭殃的將是我們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

五 日本與韓國的命運

如上所述，美國與中、日、韓三國所締結的雙邊防衛條約，已形成了實質上的東北亞共同防衛體制。也是維持韓戰停戰以來東北亞和平與繁榮的主要因素。中共、蘇聯乃至北韓三個共黨國家，一直在反對美國與中日韓三國結盟。並且企圖各個擊破。尤其是中共，在一九七二年以前，攻擊和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最為猛烈，並指日本是「軍國主義」，自民黨政府是「反動政府」、是「美帝」走狗。一面支持北韓要求美國撤軍及解散聯軍總司令部；一面高喊「一定要解放臺灣」。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平並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後，促成了同年九月日本與中共建交，破壞了中日關係。不過當時美國仍能信守對中日韓三國的條約承諾，中日兩國雖然沒有外交關係，但基於雙方唇齒相依，安危與共，數年來仍能維持較斷交前更密切的實質關係。現在美國與中共已經建交，而且還終止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情況就發生了極大改變，不但使大陸八億人民所嚮往的自由基地——臺灣的中華民國，受到嚴重威脅，更將使日本與韓國蒙受極端不利的影響。因此，在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之後，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外交決策機構「外交調查會」、「安保調查會」及政調會的「外交部會」與「國防部會」，曾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開緊急聯席會議，就美國與中共「建交」、「廢約」後的東北亞情勢，進行檢討、謀求對策。與會人員一致認定，臺灣地區和臺灣海峽是日本安全與經濟命脈之所寄；決議促請政府，要求美國保證，使中共不以武力侵犯臺灣；同時決定在一九七九年度外交政策中，強調日本必須竭盡其最大努力，協助支援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和維持東亞安全與和平。今年一

註④ 詳見「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四期（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出版）沈鈞傳著「一年來中共對外活動」論文。

月十五日及十七日，日本前防衛廳長官金丸信衆議員及前文部大臣灘尾弘吉分別率領兩個包括參眾兩院議員及軍事、經濟專家的龐大代表團，訪問中華民國，除了與總統蔣經國、行政院長孫運璿等政府首長會談外，並與各部有關官員與專家，分軍事、政治、經濟三個小組，商討具體合作方案。金丸、灘尾兩位團長在離華前記者會中，均強調臺灣海峽安全問題就是日本安全問題，中日兩國更應該攜手合作，共謀臺灣安全；並且表示雙方今後將繼續舉行此項會談。

事實上，臺灣地區是日本防衛的屏障，對日本安全不可或缺，金丸信議員在防衛廳長官任內，曾於去年六月訪美，與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會談，並曾在返日記者會中公開表示：「臺灣與日本是命運共同體。」同時，日本以貿易立國，其所需石油等重要資源，均須經臺灣海峽輸入日本；日本產品亦須經臺灣海峽外銷，故臺灣對日本之重要性，是極爲明顯的。日本也深切了解中共赤化世界的基本政策，而日本又是中共赤化的主要目標。因此，金丸信議員等強調「中日韓三國在亞洲只有攜手合作、團結一致，才能維持亞洲的安全與世界和平。」

同時，由於卡特完全屈從中共條件，背棄中華民國，使日本不但感到遺憾，而且還認爲美國在未來，難保對日本也可能採取同樣手段，所以更需要與中韓兩國團結，免遭各個擊破厄運。

至於韓國政府對美國與中共建交雖尚無明確反應，但韓國處境，較日本尤爲危險；北韓固然隨時有進犯可能；一旦美軍撤離，此種可能性將更增大。因此，美國背棄中國與中共建交，對韓國當局應該有所警惕。朴正熙總統在本月十九日新年記者會中對美國與中共建交隻字未提，反建議無條件與北韓舉行統一會談，並謂不論何時何地均可以召開，必要時朴正熙總統且願親自訪問平壤。雖然如此，預料北韓將予拒絕，在另一方面韓國政府透過日美雙方，有意與中共改善關係之意圖。故今後大韓民國，在美國、中共、蘇聯三角複雜關係中，究將如何保障其本國的最佳利益並同時維護東北亞的集體安全，似仍有待漢城當局的明智抉擇。